

十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考

——课改热点问题访谈录

朱慕菊 余慧娟

2011年9月1日，是课改十年的日子。

6月，记者专门采访了推动改革的关键人物之一——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巡视员朱慕菊。

“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是课程改革最核心的价值。”

记者：十年课改的过程中，您参与了很多重大决策，并亲身经历了整个实施过程，一路坎坷曲折不少。总的来说，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朱慕菊：经历了十年改革的过程，目睹了改革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感到鼓舞与振奋，也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实践证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是对的。

记者：您说的这个方向主要指的是什么？

朱慕菊：这个方向，就是在基础教育领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育人。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是课程改革最核心的价值。

记者：2005年、2006年，对课改有较多不同的声音，学术争论也比较激烈，你们对此是怎么想的？

朱慕菊：那时候的讨论，不是否定新课程大方向的讨论，很多属学术争论。我认为在任何国家关于课程的具体问题，都应该是一个有张力的空间，不能用绝对的或程式化的方法要求教师。事实上，新课程也从来没有用唯一的方法和固定的模式来要求所有教师。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所以有很多讨论，虽然有的观点比较极端，但可以理解。产生不同的看法，发生冲突与争论很正常。课程改革最倡导民主精神，体现政府对教育进行改革的决心和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所以能包容不同观点，吸收合理的意见。

记者：当时还有一个很严峻的形势，就是教育部所有关于课改的工作进程都放缓了。

朱慕菊：是的，这么大的改革，教育部也需要一段时间倾听各方面的声音，形成对改革形势的判断，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这很正常。第一，关注大方向有

没有错；第二，关注是不是适应中国现实与未来；第三，改革的方案是不是可操作；第四，基层一线发生了变化了没有？特别是学生们发生了变化了没有？教师们发生了变化了没有？这是衡量基础教育改革是否成功最基本的要素。“最想看到的变化是教师对教育本质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记者：课改的终端目标指向学校、教师、课堂、学生。据了解，有的地方，课改理念理解得很到位，做得也不错；有的地方，课改不一定得到了实施；根本没什么动作的地方也有，包括不少教师说没看过课程标准。从您掌握的情况来看，在人多面广的中国，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实施？

朱慕菊：没看过课程标准的人可能不少，但是知道、了解新课程理念的人很多，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大规模、持久的培训宣传，真正引发了很多人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考与参与，这个面是很广的。

如果问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不妨从两方面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是从2010年教育部组织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成果奖活动。二是，在改革过程中“校本教研”的推进，调动了广大中小学校和教师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教师们带着实践中的困惑和改革热情，踊跃投入到课改之中，他们创造的经验、设计的课程正广泛生根于当代中小学学校之中。

记者：您觉得，新课程给课堂教学、给教师、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实际影响呢？您最看重的是哪些变化？

朱慕菊：十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判定，教师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他们对教师角色和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有了新的思考与探索实践；表现在他们的知识观的变化。

另外，学生们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到贫困地区，孩子们开放、自信的程度、和陌生人主动交往的积极态度、在课堂上勇敢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与老师之间平等地进行交流互动等，都令人欣慰。

我最看重的变化，是教师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

课程改革的聚集点，就在学生怎么学会学习，如何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学会怎么做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不是知识的搬运工，而是要让学生真正成为一个有思想、有道德、健康、活泼、独立、有能力的人，我觉得这是课程改革的核心。

“教育的责任就是，即使有激烈竞争，也应该让学生的成长过程有规律、有尊严。”

记者：有人担心采用新课程倡导的教学方法会完不成教学任务，或者教学质量会下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慕菊：我想，首先要明确教学任务和教学质量的内涵。新课程倡导以标准为依据、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教学任务应根据标准和教材的要求，但为什么还有“教不完”的声音呢？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升学竞争误导着课堂教学。关于教学质量的内涵应有更明确的意义阐述，而不是用“升学率”一言而蔽之。要高度关注学生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的生存状态，改革的使命就是把学生健康成长的需求放在首位，要坚守素质教育的信念，坚持按规律办教育。

记者：在课程改革中，强调过程与强调结果之间的矛盾是很突出的。不少教师迫于升学率的压力，放弃了对教学过程（方式）的改进。

朱慕菊：这些问题我很理解。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教师，也不在学校。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供不应求、就业问题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所引发的升学竞争，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

记者：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社会现实就是这样，你们还搞课改，是不是太理想化了，太不符合国情啊……

朱慕菊：我认为教育应该有所作为。教育的责任就是，即使有激烈竞争，也应该让学生的成长过程有规律、有尊严。

“科学发展”不是完全在理想环境下的发展，“科学发展”是在复杂环境下、在许多挑战下的发展。要在改革过程中深刻理解“科学发展”的内涵。课程改革的聚集点不在于外在形式的方面，而在于育人的问题上，在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上，核心还是人的发展。

记者：课改中也遇到一些阻力，比如，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切实得到实施，中考等级评价改革在有些地方走了回头路，高中选修课开展遇到很大的阻力，怎样看待这些困难？

朱慕菊：我认为学生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会在他们的一生中得到回报，而不是立即在学校的评价系统里得到回报。如果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求立即有回报，用分数或等级来呈现，这个期待本身是功利的导向。

记者：过去十年讨论的话题中，围绕课改的理论依据产生了很多争论。有人分析说，新课程是以建构主义为主要的理论模式，有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慕菊：中国任何大型改革，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会照搬国外的理论。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教育部不是看好谁的理论，就拿来当中国改革的依据，而是经过深入的研究与调查，理清了当前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方面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改革。

记者：这十年，争论比较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有没有得到保留、传承和发扬，比如讲授法，比如数学里面的“双基”、“熟能生巧”，等等。

朱慕菊：一个深刻的改革，一定不会把原来好的经验放弃，肯定是从原有的经验中启程的。这次课程标准修订就格外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与渗透，格外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另外，教师本身就是一个传承文化和价值观的载体，他们认为有效的、好的经验，一定会坚持的。课程改革也从来没有强迫过任何人放弃他认为好的经验，相反，自始至终是鼓励教师们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

记者：您觉得现在课程改革进入了一个什么阶段？

朱慕菊：可以认为课程改革正在进入继续深化改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将全面系统梳理十年的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分析未来的挑战。

“每一次改革所贡献的思想价值、历史作用，都是不可复制的。”

记者：十年一路走来，您觉得该如何评价这场改革？

朱慕菊：一场改革，可能要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回过头来看它在历史长河里的贡献。历史最能见证这一切。

记者：似乎历史上国内外的课程改革基本上没有一场被评价为成功的。

朱慕菊：但也很难说是失败的。每次改革所贡献的思想价值、历史作用都是不可复制的，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认为勇敢地、有责任感地去行动，去改变不合理的现象，不回避争论和批评就会对社会有贡献。

记者：您对十年课改中的热点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回应和总结，也令基层的改革者更加明晰了方向。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来源：朱慕菊，余慧娟. 十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考——课改热点问题访谈录.

人民教育. 2011 (18).